

虞道園

金元明八大家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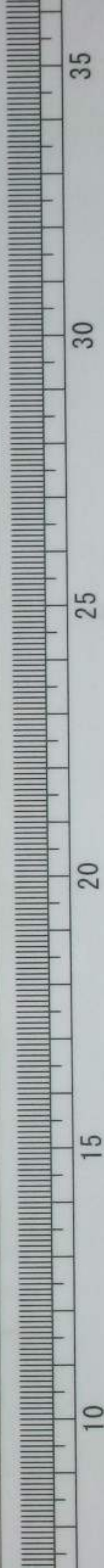
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8

1



文庫 11
D 238
/

道光乙巳秋新鐫

虞道園文選

上高李祖陶評點

廬陵李襄平授梓

神田宗文庫

史本傳

朱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為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嘗起家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母楊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耳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言國學禮所自



元文選 卷首 道園

010190557516

出此而不治何以爲教竟移詹事院黜之仁宗益以爲賢及卽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時拜住爲院使開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住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

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曰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住爲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

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按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彝，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卽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如故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以爾之材，何施不可。顧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譏興焉。不幸大蓄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若遣一二有仁術

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閒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爲總裁中丞趙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病目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閱歲書成旣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亦不允時帝方嚮用文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指爲譏訕帝皆察

知其故不能中傷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傳旨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橐進丞相愕然集知爲所給卽請易橐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沾譽御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璉集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敗身慘如集言先是妥懽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以爲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寧二帝相繼崩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祖常使人諷集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曰此吾家

事、豈、由、彼、書、生、邪、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卽、其、家、撰、文、褒、錫、勳、
舊、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生、平、折、節、下、士、接、後、進、雖、少、賤、如、敵、已、
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
片、言、出、人、於、濱、死、亦、不、自、爲、德、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
之、士、相、望、於、道、其、束、修、羔、雁、之、入、還、供、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早、
歲、與、弟、槃、闕、書、堂、爲、二、室、書、陶、淵、明、邵、堯、夫、詩、於、壁、左、曰、陶、庵、右、
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

虞道園先生文選目錄

第一卷 序

●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 送李擴序

● 經世大典序錄

●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 安敬仲文集序

● 李景山詩集序

楊叔能詩序

●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 吳張高風圖序

●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第二卷 記 書後 題 跋 疏 表 議 啟

● 鶴山書院記

●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 知還齋記

● 克復堂記

●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 劉正奉塑記

●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 書王氏草韻後

● 王逸老草書跋

● 王維輞川圖後

所翁龍跋

●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 經筵謝宣表

●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 慶草廬先生初度啟

第三卷 碑

●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賀丞相神道碑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 桐鄉阡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第四卷

墓誌銘 墓表 行狀

熊與可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王伯益墓表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第五卷 策問 制誥 記 碑

會試策問

廷試策問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奎章閣記

御史臺記

天心水面亭記

句容郡王世績碑

太崇禧寺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第六卷 序 記

周易玩辭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陳文肅公秋崗詩集序

送楊生序

饒敬仲詩序

醫書集成序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王文公祠堂記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第七卷

記 說 著 跋 誌 表

襄陽路南平樓記

德星堂記

謹勅堂記

寫韻軒記

余氏極高明樓記

●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 新喻蕭淮仲父字說

● 荅劉桂隱書

●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銘

● 王母龔孺人墓誌銘

● 李仲華墓表

第八卷

行狀暨方外稿

●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

狀

● 會上人詩序

● 送吳真人序

● 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 成都路正一宮碑

張宗師墓誌銘

• 非非子幽室志

右錄虞伯生先生文九十一首分爲八卷依本集原第於在朝稿得文四卷應制錄得文一卷歸田稿得文二卷方外稿得文一卷先生之學本之朱子而才則近大蘇以粹美超曠之姿生有元混一區宇之後文獻傳遠光岳氣完於南宋之理學家言旣已採其真而窺其蘊於北人之詞章大手又皆采其精而茹其華故其發爲文也或意致深微或神思飄蕩或俯仰千古考辨學術之異同或函蓋當時論定人才之高下類皆淋漓酣暢不主故常超逸絕

塵不爲唐宋大家格律之所縛而奇傑飛動之思無所於寓又往往喜借神仙鬼怪之事以發揮之可謂醇而後肆者矣其間有信手揮霍鏘鍊未深字句冗長精神散緩及供醮文之近於俳諧禪師塔銘之過於尊重者則盡汰之以軌於正用以繼元遺山先生之後而卓然爲一大家無疑也惟先生文見四庫全書總目者尙有遺稿十六卷予未之見茲僅據學古錄五十卷採取尙多未備他日得見當另編於後以足之上高李祖陶敘錄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一

在朝稿

序記

後學上高李祖陶邁堂評點

廬陵李襄平清谷校刊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至親使重臣



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修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

○此○手○有○此○命○意○已○高
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

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

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眾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

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

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畧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

員闕而聞焉亦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

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

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

先文選 卷一 道園 二

政令張施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偽之幾
 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
 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
 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辨足以達
 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
 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畧如此莫不克然而歆羨恬
 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
 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
 為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

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
 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
 之深尊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
 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首言其責任之重後進以期望之深議論尤大此先生極用意
 之文而出之若不經意所以為高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柶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

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期會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或以迂緩異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

○則○儒○遊○為○世○貴○矣○
 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
 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
 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
 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尙有
 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誼以達其才
 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表見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
 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
 之者乃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藜委者也衛輝
 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

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
 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為之况一郡乎信乎
 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絲國子生選為監學
 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
 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通古今為議論筆力尤盤折可喜○元代至延祐始開進士之
 科儒之名不振久矣故先生有此議論明代則人才皆出進士
 至王陽明而特著儒者之效矣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四書於南北
 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
 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
 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
 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
 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
 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
 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

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文正沒國子監始立
 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
 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
 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
 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
 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出而可窮也故
 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啟夫人心之
 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

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答問為躡等而姑困其
 師長謂無猷無為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
 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聳瞽天下之耳目內以盡晦學者之心思
 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
 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
 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
 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闕
 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
 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

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
 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
 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
 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
 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
 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學官
 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畧解或不能
 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
 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

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選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推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

本題只此數了之

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學生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溢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許當風氣渾厚人材樸茂之時故表章小學吳當聖世休明人材多美之會故極論六經迹若不同而因時施教實易地則皆然也然名卿材大夫皆出許門而吳則不竟其用且或從而詆之矣此文一直敘去寄慨良深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
明睿智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於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
關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
○四○語○作○書○之○感○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
章閣學士翰林院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
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
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
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

忽都魯篤爾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
士大禧宗禮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
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
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
筆纂修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
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尙書臣巉巉擇
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
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
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修

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采諸記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於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

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稟之誠實欲更求是正疎畧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修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面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靡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修重惟纂述之

元史選 卷一
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
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修臣寮貪冒恩私
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此書係元代大著作明初修元史多本之文用直敘自覺磊磊
明明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
乃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
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
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
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
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膽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
進奏京師事已卽西還人或謂生少畱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
士者生曰吾以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爲

元文選 卷一
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係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避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係朝廷弗係杜生矣僕執筆大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文體嚴潔而神味無窮讀竟有邈然天外之概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詐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概也集與舍弟未髫亂先君攜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

外傳從祖父秘監公必使求諸鄉人以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饑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親常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

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美臺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辨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旣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宋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

來調官京師急於養親乞遠方一巡徼以去某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敘別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尙有以勗予也哉

翁覃溪先生嘗謂宋南渡後蘇氏之學行於北程氏之學行於南至虞伯生出而始合為一觀此文則知其鄉學已有本有文先博後約如是烏得不以一代大宗歸之

安敬仲文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彙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錄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迺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

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蝶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帥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

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然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於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人，不然使得視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明聖道，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人，然則敬仲得

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
○為○上○門○而○知○之○計○
 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
 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
 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
 而氣向衰凜然有不及之嘆視敬仲之早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
 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
 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敘敬仲文而推本靜修此古人學問之貴有淵源也其特拈出
 靜修之辨別老氏處尤極有眼孔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
 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
 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為和平之辭
 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為言耳蓋亦
○妙○會○
 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
○妙○會○
 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
 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
 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

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閒其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頌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

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方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開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湯蒙虞集序

似是翻案文字其實平允之至讀二南三頌之篇復何取乎變風變雅也要在和平而又能工斯可貴耳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
 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
 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
 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夫人
 之所能為而眇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
 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修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
 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
 將以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

元文選 卷一 道園 扶

元文選 卷一
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於南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不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此文慨遺老之將盡而慮文獻之無徵借許君之去而感嘆之其意深矣其文亦令人覽擷不盡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歛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饑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

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闢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上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怛，迺若蟬蛻汗濁與世畧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

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尙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飮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尙善求之哉。

蘇州學詩於憔悴之餘
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
然後世慮銷歇
得發其過人之才
高世之趣
於寬閑寂寞之地
蓋有懲創困絕
而後至於斯也
右丞冲澹
何愧昔人
然而一旦患
難之來
遽失所守
是有餘於閑逸
不足於事變
良可嘆也
必也大
義所存
立志不貳
乃若所遇
安乎
其天若陶處士者
其知道之言
乎
雖然
言不可以僞發
人不可以徒欺
千載之下
簡翰之存
苟有一人
諷咏於一日之間
則安所逃乎
是故君子尙論其本也
今有讀叔能之詩者
譬諸飮芻豢之昏病
夏畦之苦
而得一勺之清泉
甘露豈不悅乎
夫泉之所自出
露之所由降
尙善求之哉

元文選 卷一
論陶王韋柳四家處極確用以證明首段之意真醇乎其醇讀此而先生之詩之人皆可以得之矣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疆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閒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以啟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勿穉咸集莫不歆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

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丰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各遂身
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
歌以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
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
而異焉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或喜傳而樂道之况
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
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
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
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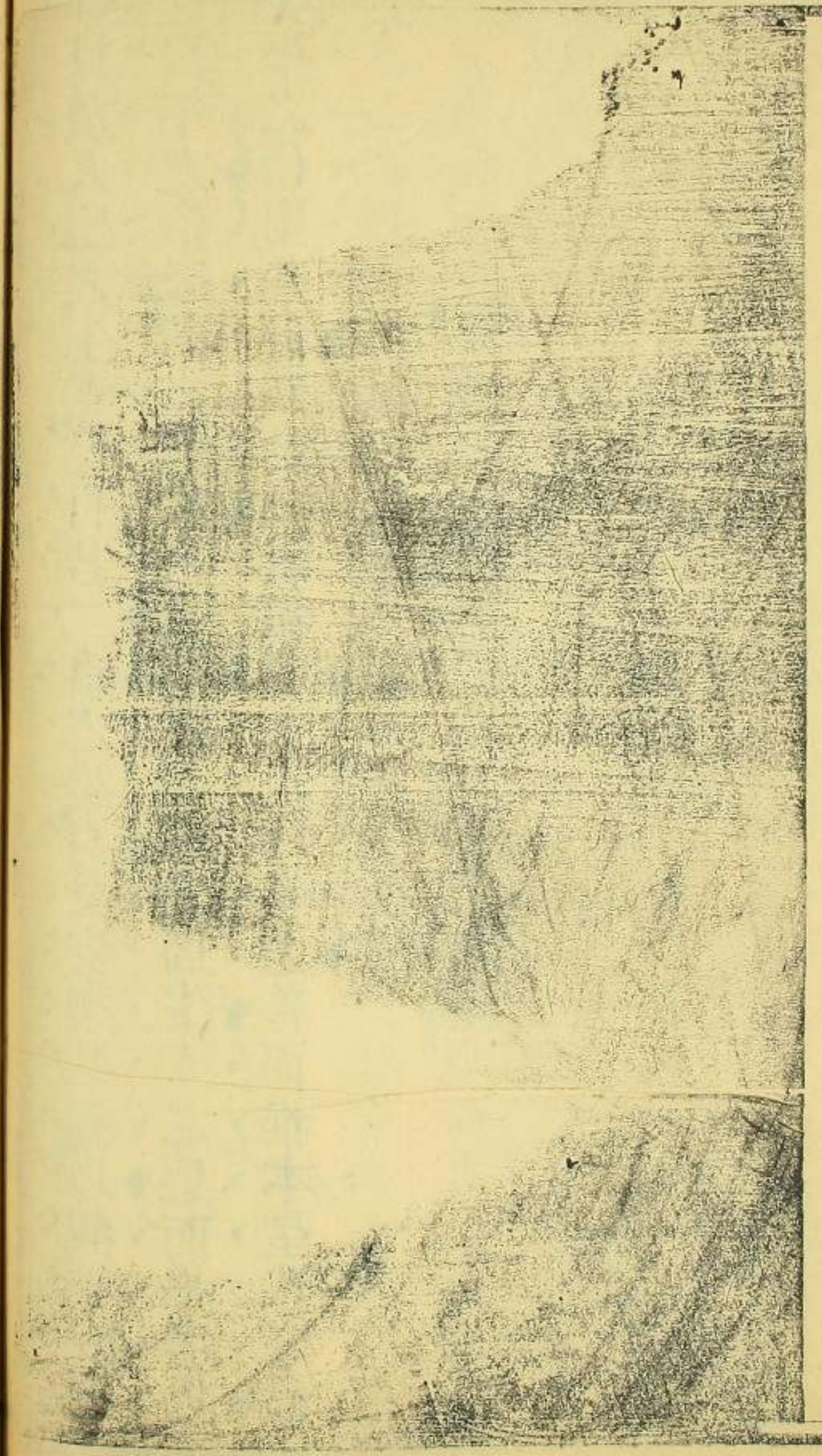
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
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
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
亦必自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一家之慶而推本朝廷見解絕大筆力亦超

元文選 卷一 三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
別館宮中之人因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
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
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為文先生言而天下
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
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
人之為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
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

元文選 卷一 道園 三



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薄惟恐失一夫者有閒
矣卽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
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
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滕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
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闕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
吳學士闕人相顧噓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
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
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
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

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
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
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
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
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
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適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
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
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
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

元文選 卷一
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
思力踐始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敘次極有風神遠韻高情益然浮於紙上。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
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於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爲常
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
運之力也天歷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違風信舟出
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
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思思無以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
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
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大監宋本具行嗚呼二公能導上

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
可言者乎往年某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
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
敏當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宛轉期迫輒執喙
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賸其備直工徒用器倉卒取具授粟必在險
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
端乎近歲大農以乏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
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乏絕及盡得宋
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弗裕者上不

議論

此實總大

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崔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
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稱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
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
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惰
弭盜賊而彊實幾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
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
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
廷歷丞相御史府各為法從叅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
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徹理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

與其徒數十人俱無一兵一卒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祀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爲之賦詩而某爲之序

於等閒送行序發出絕大經濟此他日京東水田議之所由昉也禱祠意只結處一反點高絕老絕

虞道園先生文選卷二

記跋表議啟碑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克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

及而用力有不同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
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
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
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
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
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以周
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旣得
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
我聖朝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

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
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
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
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
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
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爲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
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
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爲鑑書博
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

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性命道德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言惟曰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

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匡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至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

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甚
幸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
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
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
托於永久而不墜也臣之曾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
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
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
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
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魏華父先生之學深研性命而不廢註疏在諸儒中爲獨有根
柢亦獨無流弊文曉暢言之可以懸諸百世而不惑矣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巖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發結堅纜欄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

亦為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蕭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入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跳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

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讀首段令人飄飄欲仙讀中間又令人矯矯自樹立文章足移我情亦何必從成連於海上也

○知還齋記

相國李秦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某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次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某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處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火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移神閒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卽位公以舊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給條理不紊不遺意若

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乃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思遠之故集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乃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木而夕返乎一枝者眾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其道著矣今而自托於此是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易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也

李秦公即李孟功成身退而不居者文亦神閒意定若初無意於其間其人其文雅足相配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
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乃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
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沉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
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
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
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
此好絕於胷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
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

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
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
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嚮
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
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
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
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且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
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旣嘉其慕尙之高遠而又
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眞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

高之一二也

極難透發之理等閒拈一事作論頭而本旨遂軒豁呈露大家手段於此等處見之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列姓名於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衝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地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顧瞻學宮乃歸乃墉釋其弓刀揖遜有容復之言曰尉嘗學於濟南李昌道先生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平陽罹地震之禍尉以恩得官故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尺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宕為俗今父老獨不

忘於一尉之善者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爲能視
一秩滿尉何有此乃以終愛聞亦參善乎使尉益自勵所至不
倦雖古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
字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爲濮州觀城尉遷沛尉父老曰張仲昂
此文意思甚多入他人手可千言不盡學者有得於此可以攀
躋高老一路

劉正奉塑記

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象以開教於
天下求奇工爲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祀道錄傳
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
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者一出正奉之手天下
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爲之妻又命以官長其屬逮今四十
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今上皇帝尤重象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
許擅爲人造它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博
物君子也嘗爲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

廟於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是時
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正奉果悅
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爲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
曰速爲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病良已會立廟事奏御正奉祝
曰願親造仁皇帝象既而疾大安又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
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
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游長春因卽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
好者皆市井物怪情狀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巍乎帝王

之度矣餘皆稱其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侃侃若不
勝憂深思遠之至者乃嘆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
侍臣象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
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異哉非
直藝矣正殿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炳靈公
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士兩將軍皆正
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之白雲觀有金人
王先生十一睇竒妙爲世所稱道今遂配之略不可優劣也予所
見又有上都三皇廟尤古粹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

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觀予嘗讀張彥遠名畫記錄兩京寺觀祠
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
二者略無彼此而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榻久遠
塑者滯一處好事識者或不得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
慨也故田君請著為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秉元薊之實坻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搏換者漫
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其象昔人嘗為之至正
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活京師人語如此
一技入微亦足以不朽於世中間瞻仰數語恍如遊長春宮中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國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
以數百萬石計公府之儲待官府之廩稍宿衛之共億以及京城
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輪載士卒之任負
數經轉輸而至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
三十二一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槩僅自員役於倉而食祿
於官者又若干人自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
闕陷失有傾家辱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
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重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去

者則概係於司漕者之得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堦等來言於史官，求文以頌運使札撒公程。公曰：新與今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札撒公之爲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史，皂隸，不得輒至倉所，其糶米於垣而入倉也，闕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爲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米已不得其精鑿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干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贏餘以應需求，日久月深，忽焉而

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擾，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者，始得以效其奉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札撒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某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於後使來者之永克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者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三公克拯其弊，纔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屬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皂吏之侵漁，此所謂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爲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蒙古人，自宿

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正院事積官中大夫除
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 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
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官則別列於碑陰云
京畿都漕運使卽今之倉場總督也米粟出納之司實吏胥叢
樊之所所治者小而所益者大允屬名言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澧之慈利州西百五千里有山曰天門盤結竒秀其峰十有六皆
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來居
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
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弟子往受教久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
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
利改作州學更爲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寓
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人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
奉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偉之旣得請公著乃度形勢視土物尤

工擇材陶冶，並作踰年而禮殿講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益市經書具祭器，買田二百畝以爲食。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於朝，名之曰大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舍采於先賢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爲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爲浮屠老佛之宮，旣竭吾民之膏血以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爲當然，而莫之怪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啟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蘊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塗轍之正大門戶

之端深固已盡闢，而邪說之多岐，則亦拮擊排抉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旣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才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得而不違者，蓋鮮能焉。此其故何也？城闕之近，習俗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爲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是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樸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爲，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久鬱而始變發，而鍾爲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

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爲之得師以養蒙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得安於進業而周君去官數年猶自執贄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爲備書之

首言天門之有書院能不辱於浮屠老子之宮次言書院之在天門能獨遠於俗習見聞之誘議論皆佳而筆尤俊爽有不可羈勒之勢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四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環沙河人今二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刑而合祠焉郡人梁蘇各以其則來助司獄崔學正楊董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郡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篆諸石以識某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

迂○之○甚○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忠○常○出○於○巽○懦○無○耻○巽○懦○者○苟○且○
 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
 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於○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
 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眾○多○近○代○蓋○
 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
 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
 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
 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閔○俗○習○之○弊○於○文○法○
 頽○壞○淪○靡○而○莫○之○據○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

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
 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答○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仁○宗○於○東○
 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
 已○邇○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
 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
 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侃○侃○正○辭○高○風○相○望○
 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俾○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中○間○銓○發○合○祠○之○有○禪○風○教○筆○筆○中○鋒○後○幅○切○合○時○事○層○層○低○
 徊○其○音○並○在○絃○外○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於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澮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庫修縮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閘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最深廣隨折而束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幾焉歲久腐撓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卽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卽成請草具以本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架木非經久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於凡幾世

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冀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貴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爲之心佐郡縣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爲省府下其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甚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旣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共事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計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售物予直必平無留券擇匠必精旣稍必足其志役者受傭如歸作息有度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欵密鍵固索起拱合理緻無間圓空漏水象月引渠過之堅踰實地

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隄岸容挽迥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五萬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馮公翼與名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吳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未上乃使來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民家親爲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復較論詎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汎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剥乎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之或曰以一民掠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益有所受命矣且夫鄭商犒牛敵

謀過沮卜式輸財漢用不匱度時酌宜未可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產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擬王侯嘻笑制官府唯其所欲爲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予曩過吳嘗從學者來見予故知其入且吳人殷盛四方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甚衆其輕財尚義肯卹鄉里揀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爲備載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名氏請列諸碑陰

官修不如民修之善篇中抉摘最明而未段感慨尤佳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重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止容之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

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取譬極切而文亦昭朗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大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為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讀此可想見有宋風氣之善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畝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絕頂議論摩詰晚節不終病正坐此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於以致雷雨滿盈之功於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從六合縣齋落想遂無一字不沉着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勿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竒怪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奠南

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尙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尙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不勢亦屬氣運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爲可嘉因劉椽執筆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中間暢發法書并吳興亦不輕許可其嚴如是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迴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服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待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浚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待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旣

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
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尙幼雖已樂
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逐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
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於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
一往視之輒不得請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
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
生○文○且○飛○仙○乎○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
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
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前幅感有異同後幅深論畫理遂欲粉碎處空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而進讀左丞相尊領之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撒撒干

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待制彭真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尙書吳忽都不花彥私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公旣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旣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

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城工人搗楮
爲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緯錄前後所進書以
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可得而
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
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
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
焉故併書於奏議藁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學士嘆爲虛文而講官則惟以積誠自勗經筵之設如是而已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仰崇
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
文有臣十人並拜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嘆誠
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贊道
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
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
資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
啟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眞儒之寄必經業

○四○言○不○可○改○也○北○之○古○今○之○禮○朱○外○未○見○其○人○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
○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
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
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
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嘆○
○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熬醴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後聞
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
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
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尊○於○祖○憲○遐○方○
舉○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

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薌薨俾益涓埃於
○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
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
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歎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極寫經筵之重與任經筵之難末以自勉作結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諡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諡於是國史禮部大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某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

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嘆曰漢人乃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啟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諡而易之曰文忠謹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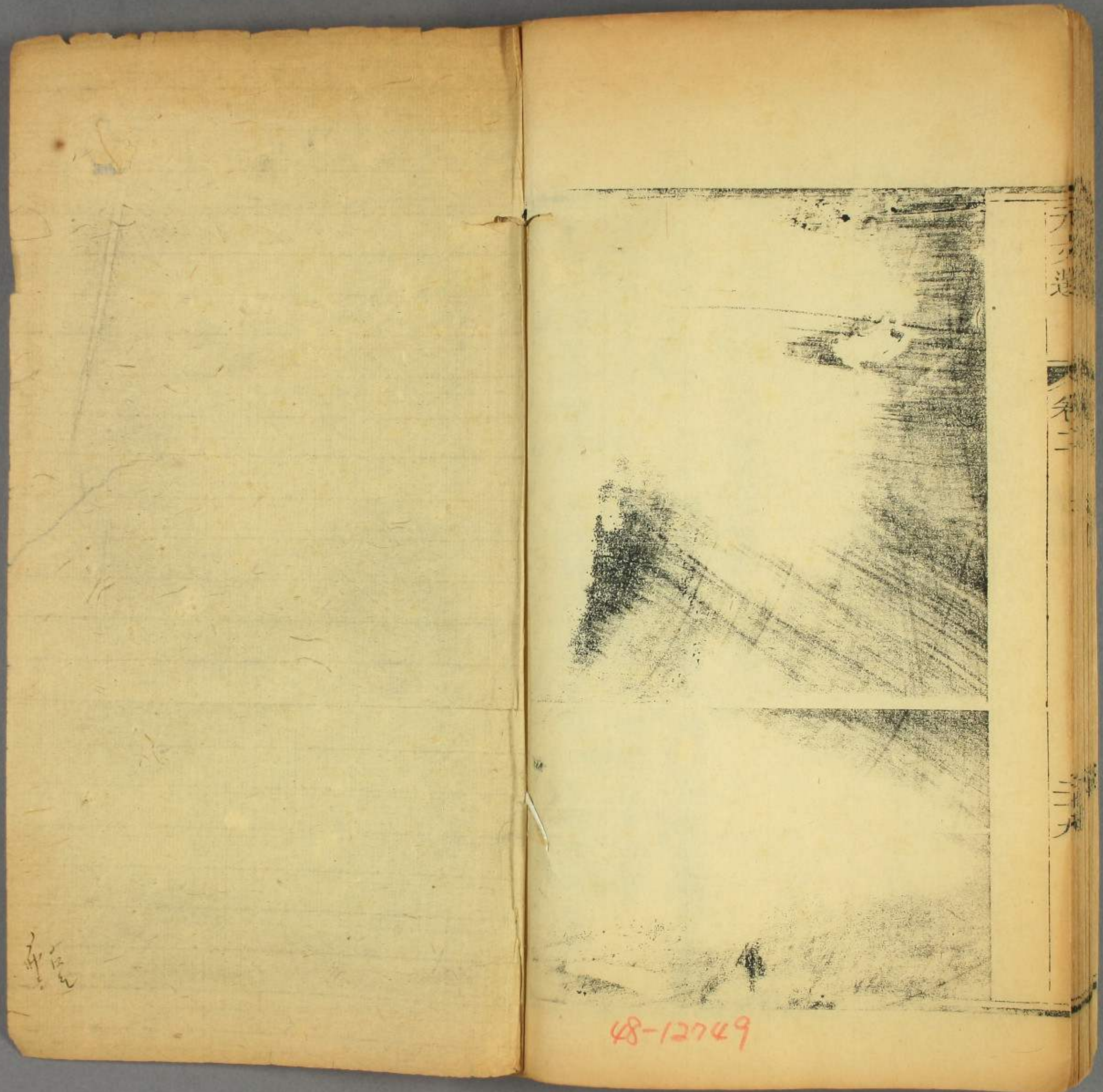
畧其宣猷著節之實而明其評經傳道之功謂之表徵真堪不愧

慶草廬先生初度啟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懋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磋。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闕眾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聞齋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嚴，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

導引之私信，作鑿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迹，羣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表之齡。允爲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充文宗。

稱情立言，無一字不歸典。則在表啟中，最爲高品。吳先生崛起江鄉，與洛閩諸儒稍異。故如此着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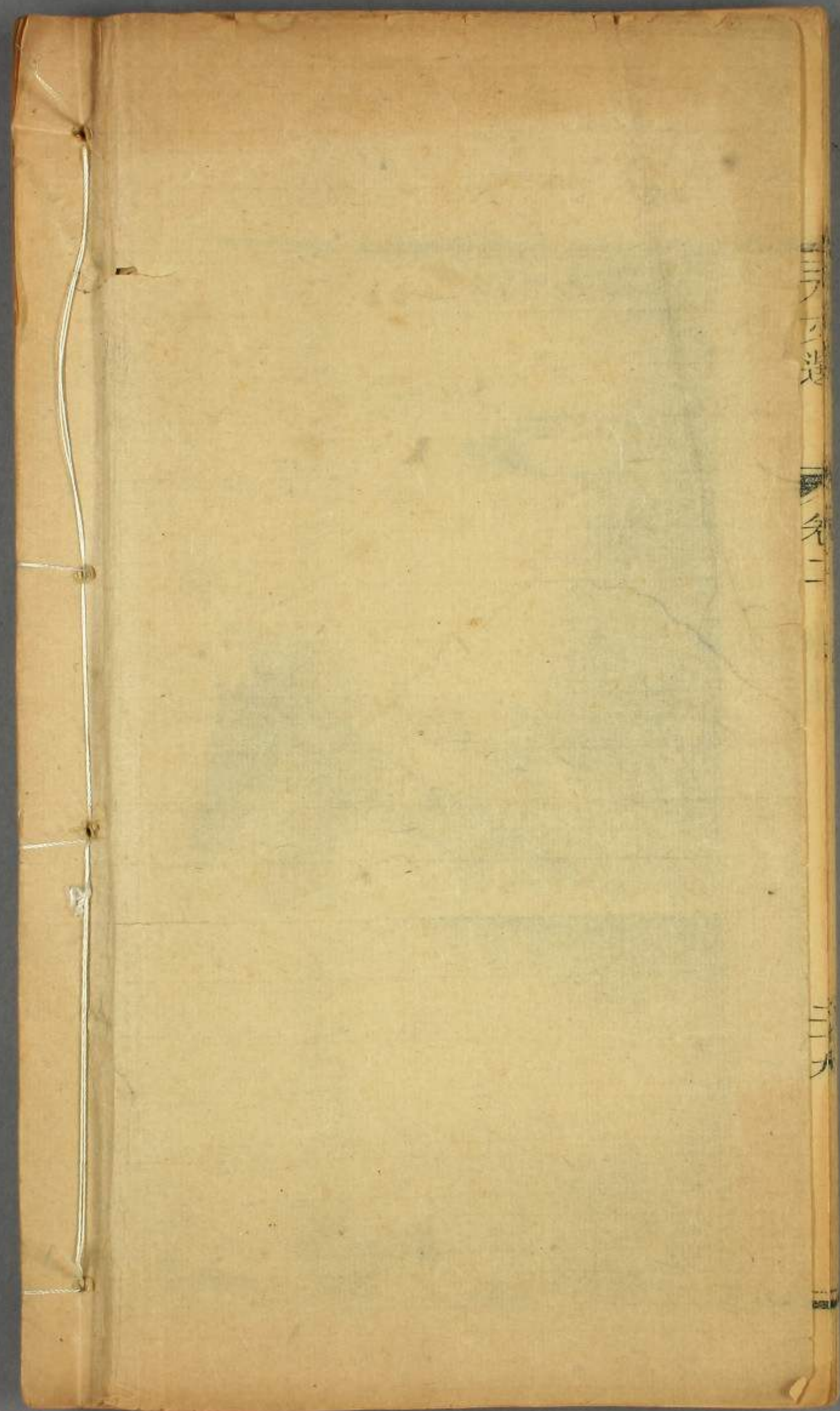
天
選

卷
二

三
九

天
選

48-12749



三ノ四遺

卷二

三六